

非洲從事的國際教育工作。於是他去了他精通言語的巴基斯坦，一去兩年，把農場、家庭和孩子全丟給剛開始教授生涯的我。我累得幾乎崩潰，兒子得了憂鬱症，女兒在學校不能適應，我們的家庭面臨破裂。這以後我決定與他一起進行國際工作，去了中南美洲諸小國，隨後又長期居住南非和西南非。國際工作有苦有樂，每天都有預料不到的事件發生，充滿了挑戰；另一方面，我長期在大學缺席，教的課目被別人搶走，開始的研究無法繼續，博士學生轉到別的教授之下，我在大學的教學生涯就逐漸淡化了。

海諾結結巴巴地說：我道歉。我要為我所有的過錯一併在此道歉。

這個好強逞性的人從來不說道歉的話，這是最恨他的一點。現在他居然一口氣說出來，多年積壓的委屈涌上心頭，把我的眼睛都弄濕了。

我繼續說：人生的得失很難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長期的國際工作不像蜻蜓點水式的短程旅遊，我得以有機會進入當地人的生活，觸摸到當地土族的脈搏，融入他們的文化，讓我學到寬容、博愛和奉獻。

我對他說：你不必道歉，我感激你帶我走到世界的盡頭，給我一個如此豐盛的人生。

海諾茫然若失地問：我現在住在哪裡？以前又住在哪裡？怎麼到這兒來的？

過去的事他多少還記得一些，近來的事就像雲霧般飄渺抓不住。我說：你現在和我一起住在聖地牙哥市中心，這個有海景的高樓康斗。自從你從大學退休下來，我們就拋棄了在新墨西哥手建的土屋，搬來此地。你一到此地就有攝護腺癌，我們勤於治療，終於成功，接著前後你發生三次大中風，你的心律始終不整。現在攝護腺癌已經復發且擴散成了不可治的骨癌。

這以前你住養老院三年，還有個叫做露意絲的女友，記得嗎？海諾說這名字有點熟，但是想不起是誰。我拿相片給他看，他才彷彿記起一些來。

我自己一人照顧他，只要我在他身旁，他就安然自得，不願去任何地方，只

喜歡在家讀書看報，聽我講故事。每晚，我送他上床睡覺，把被子給他蓋好，給他一個大熊式的擁抱。他總是說這是他一天最快樂的時刻。他從不忘道謝，說我給了他最好的照顧，一再說他愛我深沉無底，欣喜有我為妻。

他就這樣走了，來也空空，去也空空。然而，正是由於死別的痛苦，我才能深切地悟出生命的珍貴，和來——去之間這旅程之神奇。因為他的愛深存我心，是我的一部份，我了解到海諾期望的不是我的悲傷和眼淚，而是要我活得精彩，欣喜地迎接每一天，盡情去擁抱生命。

陽台上的天空展現出一個陰鬱的早晨，面對的海灣也混沉沒有生氣，火龍果花已經完全凋謝了。其實晴天也好陰天也罷，這都會是個美好出色的日子，是我有限的日子中恩賜的一天。我會活得瀟灑，我將繼續追尋情愛，在落日餘暉中採擇一片彩霞。



嚴筱意，本名朱立立，曾任美國大學教授，在發展中國家工作。出版《荊棘裡的南瓜》、《異鄉的微笑》及《走過世界村》等九本書。《南瓜》和《白色的酢漿草》被拍成電影，也列入《大學國文選讀》。幾度選入《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現代文學精選集》、《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中國女性文化》。二〇二一年海外華文著述散文首獎。曾任海外華文作家協會第十四屆會長，現任聖地牙哥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鬻書記

《鬻》這個字，看著畫面就很有意思。淘一把米，在四平八穩的鬲（煮飯的炊具）裡煮著，兩個弓字是熱氣騰騰，裹著米翻騰，活脫脫就是一個動詞，應該叫《煲》吧？

《鬻》古意：糜也，飯之餘也。原為會意字，是個名詞。後來不知到了哪個年代，大概有人覺得《鬻》煲好了，別佔著鍋子，端一旁晾著。《鬻》就拆開自立門戶了。然後《鬻》被假借為動詞，當成《賣》。古人輕商，賣字多有貶意；如《販官鬻爵》、《鬻兒賣女》、《賣獄鬻官》等等都沒好義。《鬻文》指替人撰寫文字而收受酬金，《鬻畫維生》形容家庭貧困的才子以賣字畫換取錢財為生。

總之，《鬻》是爲了要換點錢來煮碗粥好糊口。

我也曾《鬻》書，賣的是家裡的舊書。

小時候，全家人都愛看書買書。我的

嚴筱意一文

放假日零用錢都栽在書店裡，不時往家裡搬書。父母親看自己孩子愛讀書，更是興奮，長期訂閱各種雜誌報紙，皇冠、讀者文摘、聯合報、國語日報，童話故事更是一套套的買，把家裡的各個架子都當成書架塞得層層壘壘。爲了騰位置，每隔一陣子，就把舊書報打成一捆捆，論「斤」秤，賣給收廢紙的，賣的錢是我們孩子整理書架的福利。

我會把佔滿一面牆角，民國四十三年二月創刊的皇冠雜誌，第一期到二〇〇期，打捆給賣了。現在想想，花了十幾年累積下來原價五千多元的書，只換得十多塊錢加上兩根麥芽糖，兩者完全不成比例。除了吃母親一頓竹鞭外，當時心中還是有分不捨的！如果保留下來，我會成爲擁有全套完整初印版的皇冠雜誌的收藏家（直到今天我還持續在訂閱雜誌）。除了價值不斐，也爲當時的寫者、編者、出

版者叫屈，可惜他們的用心了。

賣書還有個原因是爲了那根夾著餅乾的麥芽糖。長大後才明白，收舊貨的阿伯很聰明，他不管跟每個小朋友收多少，最後總會打開一錫筒，拇指食指沾點水，伸進去、拉拉捏捏、扯出一條麥芽糖來，捲在竹簽上，再用兩塊圓圓的鹹餅乾夾著，送給我們。在那個沒有零食的年代，這根麥芽糖對我們有無限的吸引力，常搜刮家裡的破銅爛鐵好書好物當廢物賣。

我賣書時，小弟蹲在旁邊，我和他，一人一根，眼睛眯起來，麥芽糖在嘴裡慢慢化，甜得心花都開了。





↑作者特地以毛筆為讀者簽書。

沒想到，過了大半輩子，我居然要「齋」自己寫的新書。

出書，全屬意外。因為機緣，我聽從內心的召喚，毅然退休。又因為疫情，只能宅在家裡塗塗畫畫寫寫。朋友一再督促，問我何時出書？我看身邊眾女友們寫的故事，印刷精美很有溫度的在書店架上跟我招手，心生羨慕，便把新寫的小說、

連同過去幾年發表過的文章，集結成書，準備出書。

初生之犢，心總是大。一開始詢問各大出版商；有的面有難色，大多沒得到回應。

某大出版社老闆，因朋友介紹才跟我見上一面。他人帥心善，聽完我的書大綱後，實話實說，「妳的故事還算有特點啦

時。殊不知這現象，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人說過。

一九六三年劉以鬯出版《酒徒》，文中提到作者的困境，跟今天幾乎相似：

「作家生活不安定……一般讀者的欣賞水平不夠高，有遠見的出版家太少，客觀情勢缺乏鼓勵性，稿費與版稅太低……作者的耕耘所得不論好壞都像曇花一現，那些曾經刊登過而沒有集結成單行本的不說，即便僥倖獲得出版家青睞的作品，往往印上一兩千本就絕版。而讀者對作者的缺乏鼓勵，不但阻止了偉大作品的產生，而且使一些較為優秀的作品也無法流傳或保存……」

我很悲傷的發現，出書的好時光早已過了。

這個問題不只印刷的量，還有書的賣價。

台灣的書價，是一本看不懂的帳。

民國八十八年，白先勇《短篇小說集》定價二百五十元（不給打折），二十年後今天，同樣厚度的侯吉諒新書《筆花盛開》定價三百五十元，打七九折後二百七十七元。（現在台灣的書，定價三百多元和七九折幾乎已成賣書慣例）。

我的書印量少，成本自然高，但賣價得跟著市場走，死豬價每本三百元，七九折後二百三十七元，書店和出版社還得抽成，基本上多賣多虧。

但比虧錢更慘的是賣不動，最後還要當磚搬回家。再想想我民國七十六年的薪水二萬五千台幣，三十六年後的今天，新入就業的薪水也不過二十二K。房價漲不停，薪水都不漲，哪有餘錢分給讀者日漸式微的書價？

老家最近清理書櫃，很多舊書想免費送，二手書店都不來拉，連麥芽糖都換不到。文友九里安西王就大力推薦我出電子書，成本低、環保、至少不用搬磚。

但還好，寫者，還有股義勇的心，好比穀賤雖然傷農，但總有人要種。畢竟寫者心中離不開那方筆耕天地。大家其實應該多支持、多買書。畢竟那麼多寫者（嘔心瀝血）一字字耕耘種字，本本都是心血。

寫書辛苦、印書費錢、賣書更是難。如何推銷給大家讀才是大學問。

現在書店（不管實體還是網絡上）為了節省成本，流行只列名不（進）存書，要等有人訂了再進貨。書的知名度，跟明

……」我一聽到他的客氣，就猜到後頭總會跟一個尾音長長的「但是……」

「但是，我還是勸妳不要出啦。因為現在沒人看書了，尤其不看紙本書。」他舉了例子，「妳知道某某大作家，名字夠大了吧？開新書發表會時只有個位數的人出席，場景驚悚。」

「現在尤其抓不到讀者的口味，有本書，書名無厘頭，不知道內容是什麼，可是居然大賣。」而所謂大賣也不過五萬、八萬本。

我家書櫃上的存書，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八年允晨出版），高陽的《紅樓夢斷》（民國六十七年至八十一年），席慕蓉《七里香》（民國七十至七十二年）動不動一版再版三版、七刷、十三刷，每刷沒一萬本也有五千本，一些知名作家如瓊瑤等百萬暢銷書榜更常常看到。

現在若是出版社覺得賣得動的知名作家，願意發行推廣，起刷也只敢保守的印個二千本。像我這種無名之輩，只能自費出版，既沒名氣又沒朋友支持，印多了我怕賣不掉，天天當搬磚俠，為了環保，只好少印些。如若以為現在當作家是生不逢

星、網紅一樣，曝光率越高越好。出版社也有業績壓力，便常在臉書上介紹新書、再有名的作家也得辦簽書會、辦促銷，為的就是吸引大家來買書讀書。上次回台照例去書店掃貨，買到黃春明老師的新書《秀琴——那個愛笑的女孩》還得到大咖黃老師的手繪扇子，開心得笑了（扇著扇著，心中竟有股淡淡的心酸）。

大咖出書尚且如此，何況我連個咖都算不上，知名度更得自己打。

年年出書身經百戰的大咖卷毛老師傳



↑作者為讀者簽書。

授秘訣：新書發表會上，得發動親朋好友失聯校友、五湖四海舊識新知，備好點心、精品咖啡（非常重要，免得台下一片打呼聲）。才能召喚有緣人來聽我講講書的故事背景，說不定觸動心靈，還會買一本回家。所以首賣，多是親友情義相挺。（但捧場的人帶書回家，太忙了也不見得會讀。）

其實，作者心中賣書最高境界，是有陌生人在架上看到、翻閱、買回家、慢慢細讀；若還有感，寫些書評書介回饋作者。那就是功德一件。套句楊宗翰老師的話，「台灣每天有一千多本書號申請，每月還有三萬本書出版，但大多數都不見天日。所以有人寫書評給你（不管是送花



還是送槌子），都該高興，至少有人讀過。」

我的第一本書出版，必須慎重。既然沒手繪扇子可以送，只好簽名蓋章聊表心意。我坐在大桌前，細筆沾墨，翻開新書第一頁，埋首簽下名字草書，攤開排列等乾；再揀起石印，打硃砂泥，蓋上名章；猶嫌不足，到盒子裡擇枚閒章，蓋在引首，方覺圓滿。

大桌面，堆滿已簽好字的書；就等著過兩天的簽書會。

先生經過，看我這麼幾天一上午一下午的，都在做這件明擺著虧本的買賣，眉頭微蹙嘴角不晒，但見我冷眼，趕緊噤聲。他知道，不開口才是明智，自我安慰，「沒關係，老婆有事忙就好，疫情期間不會亂跑也不上網血拼，既比買包買鞋省，又可培養風雅氣質。」

我通知女兒新書來了。她一聽我的書在美國定價是台灣的兩倍，頓時譁然。

「那麼貴？誰會買？」
（我原諒她，她一向是勤儉持家能不買就不買型的。）

「就當是限量版吧。我只空運幾十本來。何況，還要捐一部分給寫作協會。」

（我聲音越來弱，毫無底氣。）

「嗤！還限量版。妳以為妳的書是愛馬仕還是法拉利？」

（我原諒她，她對我一向是直白的諫言官）

「鸞」，果然不是良字。

古人「鸞」文，是別人付錢求你寫字。

而我「鸞」書，換不到小錢，騙不到麥芽糖，也就圖個「作家」的傻瓜名聲。

而這書，我還得想想，得搭碗什麼

「粥」、什麼「糖」，才好出清。

【初稿於二〇二二年九月二日，完稿於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感恩節，在墨西哥遊輪上。】



嚴筱意，二〇一一年第一次為自己寫作，二〇二〇年以《八卦山下》獲台灣漢學文學獎小說獎；《頭家墟跑疏開》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獎。二〇二二年出版《風中的皮箱》、《天空的顏色》、《自歌自舞自開懷》三本書。《天空的顏色》獲得二〇二三年僑聯總會華文著述散文首獎。現任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及終身榮譽會員。

九里安西王一文



加拿大雁幾乎就是北美洲候鳥的代名詞。它們有黑色的腦袋和脖子、白色的臉頰和下巴、棕褐色的胸口和棕色的背部，雖然與中國古詩詞中的亞洲鴻雁羽



↑草地上幾隻老雁監護著一群群毛茸茸小黃雁。

色不同，然而春天北飛秋日南歸，且邊飛邊啼的遷徙習性完全一樣。

新冠疫情前的那個春天，一個暖洋洋的週日傍晚，我和妻來到美麗的華盛頓人湖環湖步道散步。湖的東側有電影院、商場和無數的餐廳，西側則是高高低低的大片草皮。已經四月底了，人們成雙成對散步，或全家大小在草地上嬉鬧，許多加拿大雁也在草地上覓食，或款款深情的成雙成對，或大張旗鼓地爭奪情侶，還有一群群毛茸茸小黃雁，它們和剛孵出的家鴨一個模樣，只是大一點點，在幾隻老雁的監護下嬉戲或睡覺，甚至霸佔著人行步道。

散步的人們停下腳步，或繞開步道，或樂得站在一旁觀賞這一群鳥的世界，也有人拿起手機拍照或錄影，我們也在一旁駐足觀賞著這春天特有的快閃秀。

突然，一位頭髮花白的白人老先生，走近我身旁，低聲說了一句：「好吃！」



我愣了一下，以為他在挑釁，因為有些老外認為華人甚麼都吃，來嘲弄我。

我回頭問了一句：「你是說大雁好吃嗎？」

「對啊！大雁肉多又結實，好吃。」他又指著旁邊的綠頭鴨說：「鴨子更好吃！」

「真的？你吃過野生的？」

他竟然回答：「當然是野生的！」

這下子，輪到我好奇了，再問：「在哪吃的？」

「秋天打獵季的時候，如果到馬里蘭東邊切士比灣（Chesapeake Bay）的鄉間，那裏有些餐廳合法提供野味。」

他還跟我扮個鬼臉說：「不過要小心，有時候會吃到散彈槍的小鉛彈喔！」

「真的假的……」我心想：「看來愛打野食的老美還真不少。」

二十世紀初，因為沒有節制地狩獵，加拿大雁和美洲野牛一樣幾乎快要絕種。美國和加拿大在一九一八年通過《候鳥條約法》規定只有在狩獵季節才可以定額獵



↑一群綠頭鴨在草地上休息。

捕，雁口才漸漸復原成長，估計今天的北美大陸已有七百萬隻加拿大雁。

加拿大雁喜歡靠近有水的棲息地，尤其是修剪過的草坪如公園、高爾夫球場、機場和收穫後的農田，因為那裡大多有水塘，且視野良好容易看到郊狼或狐狸等天敵。但是它們的糞便會污染草地、人行道和水源，甚至傳染禽流感，數量多了也會令人討厭。

現在的馬州東海岸切士比海灣一帶，有超過八千英畝的狩獵保留地，還有特地留下部分未收割玉米，附近也有不少商家在狩獵季節提供誘餌、船隻、和嚮導，帶著獵客狩捕加拿大雁、綠頭鴨和小水鴨等等。

最近看到美國農業部去年發佈的一則新聞，馬州和維州有多個郡竟然在狩獵季節以公費獵捕加拿大雁，再將肉加工提供給低收入戶和遊民收容所。

疫情發生後的二〇二〇年，我們沒有出遠門旅遊，只多次開車到切士比灣附近的鄉間小鎮轉轉。

一天，我們來到亞歷山卓古城的蓋茲比酒館用餐，這是一家經營了兩百多年的餐酒館，離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的老家

維農山莊不遠，歷史紀錄他曾多次到這裏用餐。獨立戰爭期間，他經常把政客拉到酒館談論政事。

菜單上的一道招牌菜，也是唯一寫著「喬治華盛頓最愛」的烤鴨。

我笑著問服務生：「喬治華盛頓牙齒不好，請問你覺得他可以吃烤鴨嗎？」

他點點頭回答：「我知道他的牙齒不好，可能啃不動烤鴨。可是當年這裏漫天遍野的野雁鴨，所以烤雁鴨是當時常見的食物。喔……不過我們現在烤的不是野鴨。」

由於美東的大西洋海岸一帶，水草豐美，水鳥、雁鴨及候鳥成群，從印地安原住民到殖民地時期，鳥類是先民餐桌上最常見的肉食。雖然我沒吃到烤野



雁，但是它們可以一日飛行兩千四百公里，在野外可以活到二十五年，我懷疑烤的野生加拿大雁，肉很可能很老、瘦又柴。

回想當年第一次認識加拿大雁是在上生態課的時候，那是輔大生物系大四最後的一門課，教授王重雄要求每一個人都要找一個生態相關的主題做期末報告。我選



↑幾隻加拿大雁霸佔著人行步道。

擇的主題就是「候鳥的遷徙機制」，我找了很多資料探討加拿大雁如何長途跋涉幾千公里後，可以每年回到出生地的小池塘過冬，儘管有許多的理論，但沒有一個理論可以完美解答所有問題，地球生態的複雜性遠遠超出我的想像。

大學四年加上助教兩年，我也當了六年的「鳥人」，曾對臺灣的野鳥瞭若指掌，也養成出門旅遊隨身帶著望遠鏡順便賞鳥的習慣。來到美國之後，也買了一本賞鳥圖鑑，但面對又臭又長的英文鳥名，又迫於生計，早將賞鳥的樂趣忘諸腦後，不過在我的內心深處仍惦記著「鳥事」。

近年來，生態學家發現超過百分之三十的加拿大雁不再遷徙成了「定居雁」，而且比例還在增加，難道它們忘了旅行的路，或是地球的大環境生病了，還是南方的日子太好過了。



王志榮先生，筆名：九里安西王 (Julian C. Wang)、王稚融，祖籍北京，生長於台灣，一九八五年來到美國讀書，一九八九年移居馬里蘭州迄今。至今已具有相當數量的散文與遊記，並常發表在臺灣的聯合報、中國時報、人間福報、中華日報、金門日報、美國世界日報、世界週刊、華府新聞日報以及達拉斯新聞報等副刊，二〇一七年三月起兼任美國世界日報及華府新聞日報自由撰稿，著有《走過零下四十度》散文集。曾擔任華府華文作家協會、書友會會長，現為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站編輯。

儘管如此，每到紅葉紛飛的季節，仰視萬里霜天，仍會看到南飛的加拿大雁，同為天涯淪落人，聽到「秋邊一雁聲，為何啼斷人腸」，我不免思鄉情切。

美國人就沒有這麼悲情，古早人肚子餓了，就去獵一隻大雁。今天仍藉口生態平衡繼續獵雁。

著名的加拿大雁生態學家克里斯多福曾在一隻母雁身上裝了追蹤器，發現它每年都會在多倫多同一棟辦公樓前築巢，直到有一年夏天，它失去了一窩蛋，就離開多倫多飛到了北極圈邊緣，後又長途向南飛行了四千兩百公里落腳切士比灣，最終被馬州的一名獵人射殺。

大雁何辜，它們的哀啼向誰訴說，遷徙的天空為何還是那麼難？

【本文刊登在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聯合報副刊「繽紛」版】

星星會說話

北美洲·文苑 216

龔則韜一文

小時候讀三國演義，看到在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知道自己來日不多，就點四十九盞燈構成「北斗七星陣」，用來續命，後來一盞燈滅了，諸葛亮一命嗚呼。這段文字開啓我仰頭望向浩瀚穹蒼，尋找它的秘密，尤其是夜晚眨眼不停的星空，月亮迷人，但是星星更是謎中謎。

小學的常識課說我們太陽系裏有九大行星，依次包括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還用蠟筆畫出他們的相對位置和顏色。

不過在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國際天文學聯合大會召開之後，投票表決冥王星光度太暗被降級為矮行星，至此太陽系只剩下八大行星。

讀大學時，偶遇一位會看星星的學長，自稱「星星王子」，教我看銀河（MILKY WAY）、北極星、北斗七星、天狼星、三姐妹、牛郎星、織女星。他說天狼星是天上最亮的恆星，中國古代星象

學說中，天狼星是「主侵略之兆」的惡星。屈原寫：「舉長矢兮射天狼」（《九歌·東君》），屈子以天狼星比擬秦國；蘇軾說：「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蘇子以天狼星比擬西夏。

我畢業後立刻負笈美國留學、結婚、

成家、立業，抱著孩子仰望浩瀚夜空想念率先去天堂的媽媽，然後相繼是二叔、四叔公夫婦、三叔、姥叔、爸爸。在太湖山上露營時，滿天星斗似乎觸手可及，孩子跳著摘星星，我跟孩子說：「天上的每一顆亮晶晶的星星都是我們的親人，它們眨著眼睛跟我們說話，保佑地上的我們平安健康。」

然後工作之故，搬來美東已二十餘年，這裏的夜幕大都雲層深厚，濃濃蓋住月亮和星星，意外的是二〇一八年參加拉



↑夜晚的「木星伴月」美景。

斯維加斯北美華文作協雙年會後旅行團，參觀亞利桑那州各國家公園四天三夜，天黃昏太白金星就爬上天際，銀光閃閃歡迎我們，使我想起「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杜甫《旅夜書懷》）。

吳宗錦會長是天文專家，發現我對星座興趣濃厚，非常關注月亮和火星的探測，就收我做徒弟，於是從此若有血月、藍月、木星伴月、火星伴月、雙星會等天奇景都會發短信通知我，若碰巧本地天氣欠佳，那麼他會發出照片和一張星圖與我分享。



↑清晨時分的「金星伴月」美景。

二〇二二年秋天他告訴我快看木星伴月，木星在月亮上方；到了冬天，他又通知我看木星伴月，可是木星在月亮的下方。

我問他：「如何分辨月亮旁邊的是什麼星？」他回答：「它們的相對位置每天都不一樣。」我說：「他們總是圍著月亮嗎？」他說：「不是。月亮只圍著地球轉；其他行星則圍著太陽轉啊！只是每個月都會有幾天從地球看的角度好像很靠近而已！其實它們之間的距離是非常遙遠的。」

我打破砂鍋問到底：「我指的是從地球看天上的星星跟月亮的相對位置，你如何分辨靠近月亮的是火星、木星、或金星呢？」他說：「很好認，火星偏紅色，金星偏白色，木星是橘紅色，還要看其出現的位置，二者一起判斷就知道了。」我長啊一聲：「嗯……有道理。那麼水星呢？」他回說：「水星太小看不見。」

嘿嘿，我學會了觀星秘訣，不管木星跑多遠，我都能指認出來。

如今仰頭看眾星捧月，我可以跟星星對話，白日裏人車喧囂的功利世界黯然隱去，取而代之是廣袤空曠的宇宙，我的耳鼻口心全部開啓，靈活敏銳，沐浴在星光和月光瑩瑩擁抱，縱情深呼吸，感受著無限與永恆的虔敬，引發聖潔、崇高、神秘的存在感，猶如大提琴般的海浪聲，深情而儒雅，像極閃閃發光的鑽石，洗滌內在的純潔靈魂，輕快！

充滿追星族愉悅的我，與親朋好友分享，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間，契契不得語。（《古詩十九首——漢樂府》），彷彿冬夜的清風輕輕在窗台吟哦，徘徊，千古，歲月，心願足矣！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寫於馬里蘭州珀多瑪克，原載於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日世界日報「家園」版】

北美洲·文苑 217



龔則韜女士，臺灣出生長大，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博士，從事生物醫學科學研究，現任資深研究員和教授，有專利和英文著作。業餘嗜寫作、閱讀、音樂、戲劇。曾任華府國建會副會長、華府作協會長、北美作協秘書長，現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曾獲海外華文著述獎、美華日報小說二等獎、美國國家詩學圖書館編輯選拔獎、《達爾文》、《十種抗癌排毒蔬果》、《你吃對維他命了嗎》、《不生病吃法》。

永恆的樂章

蓬丹一文

(一) 菩提幽思

霏霏細雨中來到維也納森林。
輕紗般雨簾煙籠，密密的林子盈盈一股神奇綠意。林葉如千萬枚翠玉簪，將天地染滿黛青流采。車子在林蔭深處停住，一棟古意盎然的石屋驀地出現眼前。

牆上繪有舒伯特畫像，門前一口老井，高大蔥鬱的那株樹想必就是菩提樹了。

膾炙人口的「菩提樹」，是舒伯特「冬之旅」系列二十四首歌的第五首。這系列歌曲描寫一個漂泊在苦寒冬日的流浪者，菩提樹代表他思鄉懷舊的心情。

我曾在樹蔭底下，做過甜夢無數，
我曾在樹皮上面，刻過寵句無數……

童年唱遊課上，不識人間愁滋味的稚子學唱「菩提樹」，滿心只有放懷高歌的喜悅歡暢。一直要到多年以後，歷經了歡樂痛苦交織的半世人生，浪跡天涯的我們，常常不禁以憂傷而沉澱的心情懷想故

土、昔人、舊事；留戀而不捨的縷縷情思，更時時牽繞在家園前那一株庇蔭著

老屋的樹上——那株樹或許不是菩提，而是島國旺生的木麻黃、油加利、或椰子樹……，然而我們會同樣地在樹蔭底下，做過甜夢無數，曾在樹皮上面，刻過寵句無數，……

舒伯特的歌，道盡人心深處無限幽思，遂超越了時空而永遠令人吟唱不止，緬懷不絕。

(二) 羅馬之松

大學時曾熟聽義大利作曲家雷斯比齊的「羅馬之松」交響詩。

這是一九二四年的作品。此後，這闕交響詩優美祥和的旋律與崇高寧謐的境界，就使「羅馬之松」成為喜愛音樂的人遊古城時不願錯過的景致。

當我乘車進入羅馬，穿過城市後巷住宅區的街道，只見兩旁公寓樓房一律黃褐

色調，窗戶與

欄杆間架著長長短短的晾衣杆。夕陽餘暉投射在樓下小商店的日用品或水果攤的果物上，帶著一種日薄西山的慵倦與長夏過後的昏沈。

本以為那昏黃暗褐的色調，只是夕陽的迴光返照。白天裏發現那竟是古城的基調。無論磚砌的、泥塑的、甚至大理石雕琢的，都透著一種千載悠悠的時間刻痕。

這樣的景象，原本是會令人頓然心生荒涼冷落之感的。然而我發現，那點綴在黃土廢墟與斷垣頹壁之間、雷斯比齊歌誦過的高枝碧樹，卻將古蹟烘托出一份攝人的風霜之美！

例如公元三世紀羅馬皇帝所建的巨大公共浴場，如今只殘留一片壁牆，在一株株油綠松樹掩映下，成為遺跡公園，並有一部分被闢為上演歌劇的舞臺。

記得上世紀九〇年代的某個夏夜，當今最著名的三大男音首度聯袂在此演出。

電視畫面上森黑的夜空與蔥茂的松蔭令我至今難忘。當高亢的男音戛然而止，我不禁心想，可有夜鶯在持續鳴囀？想來必定是有的，否則雷斯比齊就不可能在「羅馬之松」的樂章中加入一段委婉鶯啼了。

相信許多人都會覺得，羅馬的古蹟如果沒有松樹的陪襯，必然失色許多。與古蹟並列的松樹，彰顯了歷史，也賦予永久的生機。我想，再沒有什麼樹木能比那蒼松翠柏，更能與永恆之城相匹配了

(三) 親近莫札特

奧地利薩爾斯堡，是所有喜愛古典音樂的人士，遊歐時大抵都不願錯過的地方，因為那是音樂神童莫札特的故鄉。來此遊覽的人都想知曉，怎樣鍾靈毓秀的山水，才能孕育如此出類拔萃的偉大音樂家。

因此，知道歐遊行程中安排了這一站，令我興奮良久。可惜我們只是蜻蜓點水，數小時短暫停留，就如同一粒快節奏的音符，滑過生命浮水，激起優美但一閃即逝的浪紋。

車子滑入青山綠水環抱著

堡，周遭清景無限，腦海中也不斷湧現一波又一波動人旋律。莫札特的第二十號D小調鋼琴協奏曲，第四十號G小調交響樂，第十三號G大調絃樂小夜曲……天籟般的樂音，總是將人昇華到一種溫柔寧謐的境界。

我常想，一生貧苦的莫札特，怎能創作出那樣明快歡悅的曲調？或許當時的他，是以曠世才情與絕頂慧心，藉著無私且無怨的音符，來敘述他自己對美好人生的嚮往？

車子停在一個狹窄的街口。典型中世紀的巷弄，原本容不下大型遊覽車。一路行來，只見每家商店都掛有充滿藝術氣息

莫札特去世於一七九一年十二月五

尋覓知音……

有人說，薩爾斯堡是個年輕人的都市。歷年來多少追求美與理想的青年男女，來此沾濡音樂的氣息，沿著莫札特的足跡，走向山頂的十一世紀古堡與城郊的薩爾莎河；並且，在莫札特紀念廣場，以一隻小提琴，一管橫笛或一把手風琴，來



蓬丹，本名游蓬丹，祖籍福建寧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教系畢業，後赴加拿大深造獲商科學位。一九九一年獲選為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創會會長。同年加入海外華文作家協會為永久會員。自二〇一七年起出任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站主編。著有：散文集《投影，在你的波心》、《虹霓心願》、《流浪城》、《花中歲月》、《沿著愛走一段》、《夢、已經啟航》等，小說集《未加糖的咖啡》、《每次當我想起他》，另有傳記文學、報導文學、詩集等共十三部，曾獲海外華文著述首獎、台灣省優良作品獎、五四文藝獎章、世界海外華文散文獎、辛亥百年文藝創作獎等獎項。現為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落花時節又逢君

馮彩珍一文

別四十年，煙波渺茫處，花落又逢君。

幾番風雨過後，在頭頓；一個濱海之都，我們再相逢。

我獨坐大廳一角，期待你到訪，當酒



地耕耘
一片杏壇，此日已是桃李甲一方。

相逢乍見，你很快便認出

了故人，久別重逢，緊握的雙手忘記了鬆開，我還在等待你的另一半出現，你說，伊人已出門訪友去了，我們明天再到堤城會她。

你深深審視著我這個從天而降的遠方故人，搖搖頭：你的習慣依然不改，來去如風，從來不曾事先知會一聲，我的老朋友好嗎，他在哪？一連串迫不及待的問號，然後很失望啊，總是說要回來看看，始終不見蹤影……

第二天，你帶我去重溫這個城市的年輕歲月，探訪當年經常去掛單的東林寺，還有多個新建的廟宇，雄偉壯觀，是歸僑回來所建的酬恩寺廟，當年冒死逃出生天，此日衣錦還鄉建塔酬恩，可



↑風光明媚的頭頓市。



↑枝頭上盛開如火的鳳凰花。

是那些失路的亡魂呢？君可曾聽聞南海深處，夜夜有幽魂在浪濤中嗷哭哀嚎，茫茫天地，緣故有人獨沉淪？

尚有半天時間，我們來到海邊的咖啡亭，享受一杯濃郁苦咖啡，回味當年的感受，望著水天相連的遠方，你深沉的嘆息著，那裡有你可望不可及的世界，然後，你終於遲疑的問到了那位陳小姐，彼岸那邊有她的消息嗎？四十多年了，伊人何處？那是你當年錯過了的抉擇，佳人音訊已是散似秋雲無覓處了。

翌日回到堤城，約會了你的長髮姑娘，你倆伴我在這個昔日的東方小巴黎環遊一週，算是臨別秋波，也是回眸一段逝去的芳華；路過昔日的總統府，庭院中，一座停駐了半個世紀的坦克車，在訴說著終戰的歷史故事，從前掌握權柄的主人已經流落異國，落寞老死他鄉，終其一生，是否曾經有回鄉的渴望？黎利大道與濱城大街市，除了熟悉與陌生的感受外，更多的是沉重與失落，你要司機尋找有鳳凰花的街道，兜了幾個圈，終於見到了一樹尚未退盡的殘紅，你說，西貢的鳳凰花早謝，芽莊海灘的花樹應該仍在綻放，當年與大家一起離開後，已近半世紀，你只

在懷念中去造訪，因為只有記憶中的形象是最美的。芽莊，那片白色沙灘，那個鳳凰花季，有你們青春的故事，故事裡有摘星的夢，有你有我與他。你們過得好嗎？他待你好嗎？你是想知道，你撮合的



↑排列有序的鳳凰木葉片，如同層層疊疊的回憶。

這一段姻緣，是否依然牽手無間吧？是受到祝福的一段情吧？我很想說，人啊，活到了這個年歲，那裡尚有魄力去承受人生的大風浪？回首來時路，也無風雨也無晴，生活本來就是如此這般，沒發生大變故便是受到祝福的人生。

四十年後還鄉再辭別，從高空俯瞰這個蕉風椰雨的南國，蜿蜒的湄公河與濃綠深處彎曲黃泥小徑，依然是如此熟悉，只是空中升起的不再是硝煙，而是溫馨的人間煙火，是席地而坐圍爐團圓的合家歡聚。

帶著思念還鄉，歸來已經身是客，揮別故里，我的家與鄉心，已經安放在遠方的彼岸。[圖]（二〇二四年重寫於加州）

【後記】：當年再相逢的故事，只是在日記中留下一段記錄，多年後的今天，偶然讀到杜甫與李龜年的重逢詩句，滄桑劫後的感觸，再重修舊稿，悼念逝去的友人。



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終身榮譽會員。

馮彩珍女士，原籍廣西博白。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生於越南北倫河畔的異域他鄉，六十年代越南海韻文社成員。一九七五年離開越南前，曾任職於日本富士電視廣播公司駐西貢記者，越南華文報記者公會理事，人人日報創刊成員，人人日報文苑版及婦女版編輯，論壇日報軍政線記者。來美後曾任職於休斯飛機公司，現居聖地牙哥，北

隧道

坐

在海邊的露天餐室，長方型琥珀色的木桌，橙紅的大型遮陽傘將耀目的陽光隔擋，湛藍的海面泛著一層濛濛的霧氣，幾絲雪白的雲絮飄浮於淡藍的天空，初春陽光和煦、透著寒意。她說他運氣真好，南加州今年冬天雨水多，難得放晴，被雨水洗滌過的海景格外清新寧靜。

她坐在他對面，身穿大紅色羊毛衣，領口鑲著兩圈玫瑰花蕾絲，毛衣是尖領，露出瘦削的頸子和單薄的前胸，她頭戴一頂海藍織花毛線帽，紅色是她喜歡的顏色，像她的個性，溫暖熱情。

新冠疫情已減緩，上週他從台灣飛至洛城，女兒來機場接他，說媽媽免疫力低、他需要隔離一週才能見面，他堅持去旅館前將蛋糕送去，在她小屋前院的窗口招呼，天色已暗看不清她的容貌，他將一盒蛋糕放在門前的小圓桌，一盒給女兒，叮囑女兒趁新鮮吃：「我上飛機前才去媽媽最喜歡的那家烘焙坊買的。」

遇到她，像是看到隧道盡頭的光亮。一週的隔離終於結束，女兒訂了海邊露天餐室，開車來接他，她坐在前座，看得出刻意妝扮過，說妝扮也只是擦了護膚乳和護脣膏，為憔悴的臉和乾裂的唇添增些許光澤，她從年輕時就不化妝，她說不想以後老了病了，不化妝時別人看不慣，這一刻他倒情願她塗一點口紅，顯得氣色好些。三人在車中無語，她打破沉默：

宋久瑩一文

大學時代他在新竹、她在台北，他經常搭車往返，因為想她，當然也是為陪伴母親。母親長年神經衰弱、胃疾，失眠，母親說剛結婚時住在偏僻的小區，晚上四周一片漆黑，父親常出差她獨自一人在家，正要入睡時聽到客廳有人撬鎖的聲音，她嚇得蒙在棉被中不敢出聲，雖然小偷沒有進屋，自從那次只要夜晚聽到聲音她就緊張害怕，「我的病就是那時候種下了根。」母親患了憂鬱症，經常竭斯底里鬧與父親爭吵，說父親外面有女人，他初中時父親調職倫敦之後很少回家，他便成為母親身邊唯一的依靠，夜裡母親睡不著時總會喊他，他握著母親的手坐在床邊陪伴。

他靜靜地等待母親入睡，房間被黑暗吞噬。

第一次帶她回家，母親捲縮著瘦小的身子坐在桌邊吃午餐，冷淡地招呼她後便支使他去陽台收衣服，他下樓時看到母親

「還有一週在美國，你難得來，有沒有想去哪裡玩？」在病中她還是先為別人著想，二十年前她主動提出離婚也是為了他和母親。

婚後與母親同住，新婚的歡愉被母親陰沉的臉色掃盡，母親覺得她奪走了兒子的愛，不論他如何努力都無法讓母親接受她。母親不敲門就進入他們的臥房，婚姻生活毫無隱私，生了女兒後母親要求她辭

自顧自挾菜，不時對她投以敵意的目光，她手足無措地站在桌旁。

隔離期間每天與她通電話，她拒絕視頻：「我現在只剩皮包骨、頭髮也掉光了，不看也罷。」他想起昔日的她，圓圓的臉、豐潤的身材，笑起來兩個深深的酒窩，她的個性活潑開朗，讓他感到溫暖明亮；反之他憂鬱敏感，心思深沉，她說她喜歡他的溫柔和耐性，他心中苦笑那是長年被母親磨出來的，他從小就被父母之間的情殤捆綁，幼年起母親時常抱著他哭：「爸爸不要我們了，媽媽只有你了。」他伸出小手輕拍母親的背。

也許自幼常聽母親說起黑夜遭小偷的舊事，他覺得母親的人生像是被囚禁於一座黑暗的隧道中，自己有責任去拯救她，而當母親拉住他的手時，他又盼望掙脫黑暗。

去工作在家帶孩子，對她處處刁難苛責，經常抱怨失眠、害怕，半夜要他去房間陪伴、對他哭訴和數落她的不是，逼他離婚，他心力交瘁深陷於痛苦中。

一天下班回家不見母親，去房中才發現母親服了過量安眠藥昏迷不醒，急急送去醫院洗胃，那天他失控對她大吼：「再晚一點發現我媽就沒命了，她在房間那麼久妳怎麼沒去看一下？」

「我訂了主廚特餐，沒有特定菜單，是由主廚隨性搭配的套餐。」她微笑，豐滿的面頰凹陷，皮膚也顯得鬆垮，兩個酒窩混雜在皺紋中，仍然清晰可見。「今天你們給我慶生，我請客。」是啊，她的生日是春天，二十歲生日他在杜鵑花叢中為她拍照，她身穿白色圓領襯衫，紅白碎花荷葉邊的圓裙，站在兩株雪白的杜鵑花叢後，長髮、臉上帶著稚氣未脫的笑容，身後是一排高大的椰子樹，照片經年色彩褪淡，他一直珍藏。

三個月前收到她的短訊：「我上個月得了新冠發燒不退，照斷層掃描發現腫瘤，是一種罕見的癌症，目前無藥可治，醫生說控制得好最多也只有十二個月。」她語氣平靜，像在敘述別人的事，他立刻



撥電話，聽到她的聲音，他哭了：「我來看妳。」離婚後他們一直保持聯繫，女兒暑假常回台灣，父女關係也維持得不錯，他再婚了，不幸福，她卻一直單身。

他告訴母親前妻得了癌症，要去美國看她，「你走了媽媽怎麼辦？」母親老淚縱橫：「我老了，你也不要我了。」他眼前又出現那座黑暗的隧道，「爲了您，我虧欠了她一輩子，她只剩幾個月了，我必需去看她才能安心。」他漲紅了臉：「媽，三十年來第一次，我要把她放在您前面！」

第一次他違逆了母親。

主廚特餐的確美味，她吃得很少，每一道菜嚐一口就給他和他女兒了，她說化療的副作用是噁心想吐，「吃了止吐藥才出來的，爲了享受我的生日大餐。」她習慣性伸手撫弄額前的劉海，手指碰到光滑的額頭僵了，臉上閃過一絲哀傷，她拉整絨帽：「啊，忘記沒頭髮了。」酒窩又出現了。他疼惜地望著三十年來深愛的女人，大把髮絲脫落時她是多麼焦慮無助，傍晚時分金黃色的太陽照耀海面，波光粼粼，橙紅的陽光灑在她臉上，爲蒼白臉頰抹上胭脂，海風透著涼意，女兒將薄毯包在她



身上：「爸，我送你回媽媽家，晚點再來接你。」

她換上舒適的絨毛衣和棉質頭巾，屋中只剩下他們兩人，她突然取下頭巾，「幫我照一張生日照吧，光頭照留念。」

他幾分錯愕，眼前的她像女兒出生時一般沒有頭髮，「還是好看。」他按下相機。

他細細詢問病況，「醫生說腫瘤在我身上三十年了。」她苦笑。

他們認識也三十年了。

他站起身將她擁入懷中，隔著厚絨衣



會員。

宋久瑩女士，台灣大學動物系畢業，後出國赴美就讀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電腦研究所，取得電腦碩士，從事電腦軟體項目管理，現居美國南加州。愛好文學、藝術、音樂，畫油畫多年，開過多次聯展與個人油畫展。近年寫散文及短詩，作品多見於《美國世界日報》。著有《秋天的童話》散文集。現任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副會長，永久

辦公室紀事

十 幾年前，我就職於美國德州一家經營石油設備的公司。同事桑尼亞是土生土長的非裔美國人，身形矯健，腿長臂翹，膚色黝黑而細膩，有著一副天然好

竹心一文

嗓子，經常一邊工作一邊哼唱。且舞姿曼妙，偶爾在辦公室地下扭一扭，渾然天成的舞者。她的辦公區間與我各據辦公室的兩個對角，相距較遠，平日裡聊天並不多。只是週五一起出去午餐時偶爾坐在一起聊聊天家常而已。桑尼亞是單親媽媽，一兒一女。兒子在德州西部的一所大學攻讀電腦專業，是大學籃球隊的主力隊員，學業優秀。女兒其時正在讀高中。是所在高中女子排球隊的隊長兼二傳手，據說是學校的風雲人物，追求者甚眾。桑尼亞想讓女兒去讀護士學校，認爲護士是一個高尚的職業，憑手藝吃飯，且是滿滿的一碗飯。

有一天，桑尼亞高興地宣佈女兒終於決定去讀護士學校了。這是她的夢想，也是她爲女兒選定的職業。我一直以爲我和桑尼亞的關係平平，純屬點頭之交。但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卻使我和

仍可觸摸到瘦骨嶙峋的身軀，淚水一串串條然而下，落在她光禿的頭頂，滑落、沾溼了她的臉，「對不起，三十年來妳受苦了。」他哽咽，她伸手抱住他的腰，身體微微抽搐：「好好維護你的第二個婚姻，我走後你要多照顧女兒。」淚眼模糊中他望著餐桌上的吊燈，溫暖明亮。

回程在飛機上他的思維在光陰隧道中穿梭跳躍，她的影像交錯重疊，杜鵑花叢中清純的昔日、小屋中髮絲落盡的現今，她一直是他人人生隧道中的光亮。

返台不久女兒來電，說她已轉至一家有名的癌症院，醫生開始用一種臨床試驗的新藥治療。

放暑假了，他帶小兒子去游泳，手機傳來女兒的短訊：「媽媽臨床試驗新藥有效，腫瘤縮小了。」傳來一張照片，她們又去吃主廚特餐，盤盤皆空，自拍中母女二人笑得開懷，她胖了，兩頰漾著深深的酒窩。

桑尼亞成爲了好朋友。

事件起因於另一個同事露絲，露絲來自於南美的薩爾瓦多，個頭矮小，體態壯實，力氣非凡，可以把一大箱子複印紙扛在肩上，從後面的庫房搬進辦公室。喜歡說話，嘴巴得吧得吧幾乎一刻不停。一邊工作，一邊喋喋不休。工作能力強，認真負責，不似桑尼亞經常出錯，總被經理麥樂迪批評。露絲不是任何人的上司，卻喜歡充當上司的角色，整日指手畫腳，這個不對，那個不行，似乎整個部門只有她在工作。經常指責桑尼亞，引發無數次爭執，經理麥樂迪不得不一次次的調解。周而復始。

過了一段時間，不知爲何露絲不再指責桑尼亞，轉而將矛頭對準我。其實我和露絲的工作交集並不多。最初是吹毛求疵找我工作中的錯誤，皆被我一一駁回。在工作上實在找不出漏洞，便偃旗息鼓，消停一些時日。後來突然變本加



厲處處責難，無論我做什麼，露絲總是眼睛一斜，嘴角掛著冷笑，輕蔑藐視不屑一顧的神態，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一日午後，眼皮發澀，直犯困，便不想費腦筋算帳。就在影印機上分門別類地複印一些報銷單據，正仔仔細細地擺弄一張張大小不等的收據。露絲從座位上站起來，故意繞到我身後走來走去走了好幾個來回，眼神飄來飄去，流露出輕蔑與不屑。嘴角斜了又斜，冷笑掛在嘴邊。嘴巴張了幾下，欲言又止。露絲的一系列表情動作被我盡收眼底，猜測她心裡一定再說真蠢真蠢，為什麼不使用連續複印功能，非要一頁一頁的複印浪費時間呢！我心裡也隨之冷笑幾聲，睏意全無。這一張張大小不一，邊角毛糙的各類收據可以連續複印嗎？是成心要毀壞公司財產嗎？心裡篤定，故意忽略她的譏諷冷笑，繼續慢條斯理按部就班一頁一頁地複印。彼時，心裡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念頭，似乎我已準備就緒，在等待露絲的發難。

果不其然，當露絲再一次踏著沉重有力的腳步特意從我身旁經過時，發出了一聲冷笑，隨即眼神一斜，眼睛看著旁邊，提高聲音說道：「是不是可以使用連續複

印的功能呢，可以節省多少時間啊！我記得我已說過多次，怎麼就記不住呢？哈哈……」最後又提高音量冷笑幾聲。

露絲的語氣神態尤其是冷笑激起我極大的憤怒，隱忍多時的不滿如火山岩石噴薄而出。我亦提高嗓門大聲解釋為何需要如此行。一開始露絲還裝模做樣說不理解我的英文，未待我反駁，桑尼亞即刻回擊露絲：「我完全可以理解Sue（我的英文名字）的意思。Sue的英文just perfect（很完美）。每一個字我都理解！」

此時經理麥樂迪從裡屋出來了，總裁伯納德從走廊最裡邊的辦公室過來了。麥樂迪對露絲說：「我早就警告過你，不要總是attack（攻擊）同事。」桑尼亞即刻附和道：「對，Sue是被逼急了，才開始反擊的。」

總裁伯納德先與經理麥樂迪去會議室開會，估計是詢問事件緣由。大概十幾分鐘後，召集我們部門的幾個同事去會議室開會。伯納德讓我和露絲各自陳述事情經過。然後，伯納德說無論如何在辦公室大吵大鬧是不對的等等。我這個人雖說膽小怕事，卻也是受不得半點委屈，惹急了，則天不怕地不怕，有點二不愣。豁出去，

恭的言語冒犯，反倒客氣了許多。其他同事私底下也竊竊私語，說露絲幾乎不再挑別別人的工作了。言語之間我似乎成了他們眼裡的英雄。

自小膽怯，凡事能讓則讓，能退即退，能忍便忍，為人處世的宗旨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步海闊天空，讓一讓風平浪靜。無論生活中，還是在職場，話不投機半句多，不立危牆之下，遠離難纏之人，少說話多做事，與人為善，規避衝突。著實被惹急了，充其量氣哼哼地嘀咕一句，「不理你了！」就連這句話，很多時候，也只是腹誹一下而已，甚少有說出口的機會。以此處世哲學混跡於中外，社會和職場，與同事們相處的和諧融洽，可稱得上歲月靜好。

始料未及，奉行已久以躲避為上的處世哲學在此一敗塗地，第一次與同事爆發直接正面交鋒。更出乎意料的是，自己竟然有這麼好的人緣，並無深交的同事們都站在我這一邊。同時也發現一個事實，隱忍不發，一味謙讓，對方便會得寸進尺肆無忌憚。奮起反駁，一樣可以迎來風平浪靜，一派祥和。

記得有一年公司的聖誕午餐，一個新



什麼也不懼了，便開始頂撞伯納德說是露絲首先惹我的。伯納德可能也未料到一向怯懦的我會如此不屈不撓，便笑著開玩笑說「好啦，Sue，你還可以繼續在咖啡時間鍛煉身體。」說著還比劃了幾下。因為我幾乎每隔一個小時就會站起來作些伸拉運動。此時露絲又開始攻擊我：「Sue有時間鍛煉，我沒有時間。」我立刻頂回去：「你沒有時間鍛煉，你有很多時間打很多私人電話。」桑尼亞伸出大拇指說：「sue，好樣的！」

自此以後，露絲再未對我有過任何的經驗。又過了一些時日，露絲準備購買房子，向我詢問有關區域、學校等事宜，我也盡可能的分享購屋以及貸款等經驗。露絲搬家後，我買了一套酒杯，祝賀喬遷之喜。

時過境遷，在我離開那家公司時，與露絲擁抱告別，彼此道歉，竟是依依不捨的惜別之情。

這次衝突也成為日後與同事們相處的一個教訓。欺軟怕硬是人的本性，保護自己是人的本能。但是當初一忍再忍，忍到極限才失去理性地爆發，卻是極其愚蠢的。受到無禮對待及時表明態度，一旦遭受攻擊即刻反駁，或者直接向經理反應情況，更為理性妥善的處理糾紛。人的智慧就是在一次次教訓裡，增長了。

時隔多年以後，再次想起曾經的大動干戈，只能付之一笑，人生一次歷練而已。



竹心，女性，北美中文作家協會會員，海外華文作家協會會員。散文、詩歌、小說散見於香港《文綜》、大陸《美文》、《華文月刊》、以及《聯合報》、《世界日報》、《僑報》、《漢新月刊》等報章雜誌。短篇小說、散文多次獲得北美漢新文學獎。小說、散文、詩歌多篇多次獲得國內外各類獎項，並被收入國內外出版的多種文集。長篇小說《美麗的愛》獲得第十五屆新語絲網路文學獎三等獎。短篇小說《女人們的江湖》獲得首屆世界華文小說獎。出版兩部中短篇小說集《舊夢如風》和《陽光屋》。小說《陽光屋》獲得二〇二二年海外華文著述獎小說類佳作獎，散文《父親的菜地》獲得二〇二二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散文類佳作獎。

來自伊拉克的泰迪熊

魯秋琴一文

禮物是有層次的，像洋蔥一般，一層一層揭開後，才能看見那一份珍貴的心思。只是我們總是匆匆地撕了包裝紙，忽略了立體多元的層次。

二〇〇八年母親節前夕，忽然聽見郵差在門口，高聲喊著：「夫人，您有

一份來自伊拉克的郵件。」直覺告訴我，這不是一般信件。剎那間，電影上經常出現的一個場景掠過我心頭，「軍方司令部傳來報喪的公文，一個生命壯烈犧牲，造成了許多人終身的創傷。」

一陣天旋地轉，狂風掃進了屋裡，滿地風沙吹進喉嚨和髮際。我用盡全身力氣喊著：「不能呀！我無法承受。」外子強作鎮定地走下樓，我卻只能頹坐在樓梯口。

猶記得當年，我們正準備為即將前往伊拉克的兒子送行，一輛軍用吉普悄悄地停在家門口，兒子匆匆地說了一句：「記得我永遠愛著你們。」我只來得及捕捉到他的背影，和漸漸消失的車身，送行被迫提前了。牆上的掛鐘忽然停擺，時針和分針都罷工了，我的心跳也幾乎休止。

一個年輕人奔赴沙場，牽動著無數親人的掛念，「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為了保密，唯一的聯繫是兜兜轉轉了好幾圈才能傳到的信件。我仔細讀著每一封從伊拉克來的信，企圖在字裡行間找尋一點點溫度，彷彿就能觸摸到兒子的脈動和呼吸。渴望著走進時光隧道，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待產室，容我用更漫長的陣痛，換取眼前毫無休止的夢魘。

日常和無常像經緯線一般交織著，戰場上的烽火尚未停止，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中國汶川卻發生了大地震，螢光幕切換出各種災情。電話忽然響起，接著傳來斷斷續續的聲音：「媽，我在司令部值班，給您打個電話，請您去把我全部的薪水，送到那個叫汶川的地方，記住，是全部的薪水，在這裡用不了錢，沒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下一刻，就這樣，我愛你們。快寄錢，爭取時間救人。」

簡短的一通電話，卻激起無數漣漪，我恨不得自己化身一隻大鵬鳥，飛越崇山峻

嶺，擋住一切的危險。從戰區到災區，我深深感受那一份「人溺己溺」的胸

襟，經過生死線上的洗禮，兒子在瞬間成長。一個從沒去過中國的傻小子，竟然在烽火線上拋出了一個救援的心願，面對生命的無常，他再次做出了決定。正打算替他去完成心願，卻被封從伊拉克來的郵件，打亂了心緒。

外子扭開了門鎖，那位郵差的臉卻被一大束鮮花遮住了，郵差十分努力地扮演一個稱職的角色，我們卻毫不領情；外子僵著臉，沒有露出任何笑容，至於我，早已像樓蘭女屍般，被風沙掏空了氣血。

他一轉身，從郵車中取出了一個泰迪熊，上面有兒子寫的字：「我一切都好，獻上禮物和真摯的祝福，我永遠是你們的泰迪熊。」然後，遞上簽收文件。這回，我們終於意識到，郵差手上並沒有公文，劇本改寫了。

經過了層層拆解後，終於被一顆純摯的洋蔥心嗆得淚下如雨，五月的陽光潑灑在身上，天氣回暖了，外子簽了字，結束這一場驚魂記。我緩緩地站起身，繼續執行泰迪熊交代的「支援災區」任務。那一年的母親節，我收到一份讓我終身難忘的禮物。

【本文刊於二〇二四年一月十八日（星期四）世界日報「家園」版】



魯秋琴女士，台灣東海大學歷史系畢業，加州大學電腦資訊系畢業。經常發表作品於世界日報副刊、家園版及世界周刊。二〇一九年出版處女作《繞著地球開同學會》，將一場場有驚無險，充滿歡笑和歌聲的旅遊同學會收攬，特別珍惜生命中各種情緣，反覆地推敲，紀錄所有溫馨、感人的時刻。二〇二〇年至二〇二一年在疫情中，寫下父親的故事《少年捕手——魯俊傳奇》，紀錄了父親那段擺渡人的歲月，在隻字片語中找尋父親的精神和對少年管訓、教誨的理念。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記得當時年少

北美洲·文苑

230

黃慈雲一文

杏 林子，是我心儀的女作家之一；我敬佩她，雖然病魔奪去了她的健康，使她行動不便。可是她並沒有讓病魔奪去她的鬥志。她化憂傷為力量、為歡笑，寫下了一篇篇睿智雋永、耐人深思的好文章。給人們帶來了莫大的鼓舞、激勵。

近日，再次拜讀了她的
一篇「我們偷蓮霧去」。
描述她帶著她的幾個侄
兒，偷摘蓮霧（一種水
果）的趣事，直叫人忍俊
不住。同時，也讓我想起
自己年少時的一段往事。

從小學五年級開始，
直到來美，我一直都是住
在台中市——文化氣息濃厚
的城市。初中時，每當星
期六下午，不是和同學去
逛街，就是騎上自行車，
鄉間郊遊去也。一個週六
下午，和美娟騎車往鄉間
去。到了鄉下，只見道路
兩旁的果園內，掛著一粒
粒黃澄澄，好不誘人的桔



子！我二人找了一處桔子園，坐在桔子樹下，大大方方的吃將起來。星期一到了學校，在教室裡，好不得意地，大事炫耀一番！聽得沒去的同學，羨慕不已！直問下次何時再去，她們也要去。

禁不起同學們的一再慫恿，兩星期後，再次出發。這次我們換了一個目標——菠蘿（鳳梨）園。殊不知菠蘿是種在斜坡上。同學譚、梁說我膽子較小，要我在山坡下把風，她們二人上去採。孰料，這次出師不利，果園主人就住對面山坡上，看山坡的這面，一清二楚。大喊「捉賊啊！」嚇得二人，連滾帶爬的滾了下來。要知道，菠蘿的表面是長滿了刺的。可憐她二人，菠蘿沒偷成，竟掛了彩，兩人的手臂滿是菠蘿的刺。

得此教訓，乖乖打道回府也就罷了！可是她二人又不死心，於是我們又鑽進了一座芭樂園。這次更不妙，才剛鑽進去，主人家的大土狗，就將牠家主人給請了出來。主人出來後，將我們帶到警察局，免不了一番審問。當問及「妳們的父親是做什麼的？」我們沒一人敢開口。因譚的父親還是社會知名人士，而女兒竟然偷摘別人果子。該當罪加一等！還是好說歹說，苦苦哀求，終被釋放。

如今，數十年過去了，其他的事，不復記憶。唯獨此事，深深印在腦海裡，怎麼抹都抹不去。每當和朋友們提起，大都不能相信。外表文靜、秀氣，被取笑「比小鳥的膽子還要小」的我，竟然也會有這些前科？現在想想，也不知自己當年，是哪兒來的勇氣與淘氣？難道只因「當時年少」？



勵學生寫作，也多有學生作品上世界日報。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黃慈雲女士，本名黃瓊蘭。一九八〇年應公司聘請來美。興趣廣泛；園藝、音樂、攝影、接近大自然。自九〇年代初執筆，至今不輟。作品散見中央日報、台灣時報、世界日報，Google，以及發行全球八十餘國，高水平知名雜誌，個人網站。醉心於中華悠久文化海外之傳承。退休前，曾任洛杉磯濱海城市中文學校教師。執教期間，也鼓

北美洲·文苑

231

輸血風雲

蕭景紋一文

那

個棘手的病例，發生在星期天早晨。

當時我正載著孩子前往中文學校的途中，手機震動了。藍芽接通後，另一端的醫師告知，當地醫院有個類似HUS（溶血性尿毒綜合症）的女孩，情況很緊急。醫院離中文學校三十公里，我快速在心裡計算，若不塞車，可以一個小時來回，能趕在中文學校下課前接小孩。

把孩子放在學校門口，我立刻關上車門、踩下油門，風馳電掣趕到醫院，衝進兒童加護病房。HUS是大腸桿菌引起的疾病，通常發生在幼兒和老年人，臨床表現為貧血、血小板減少和腎功能衰竭。我將患童的病歷表檢閱過，開始準備輸血和洗腎的工作，正要進病房時，主治大夫拉我到一旁，面有難色地說：「有個難題……病人家屬是耶和華見證者，拒絕所有輸血。」

我突然掉進了小說時空，轉身變成從前念過的侯文詠的小說人物：手裡拿著一袋昂貴的血，但病患拒絕使用，醫師只好花費自己薪水負擔費用。

眼前情況並非小說內容，雖然很荒謬，但有個病危的孩童，我必須快速做出正確的決定。問題是，什麼是正確的決定呢？

我和主治大夫面面相覷。病童的血小板幾乎為零，血尿素氮濃度過百，加上腎臟衰竭、血壓偏高，有腦溢血的危機。若不輸注血小板，放置洗腎導管可能會導致大量出血的危險。

家屬對孩子的安危非常擔憂，但堅決忠於宗教信仰，要求醫療團隊如何都不能輸血。父母眼角泛著淚光，誠懇地請醫師們盡力協助。當然他們都是善良的人，我們只能全心全意輔導他們，在有限的範圍裡盡力幫助患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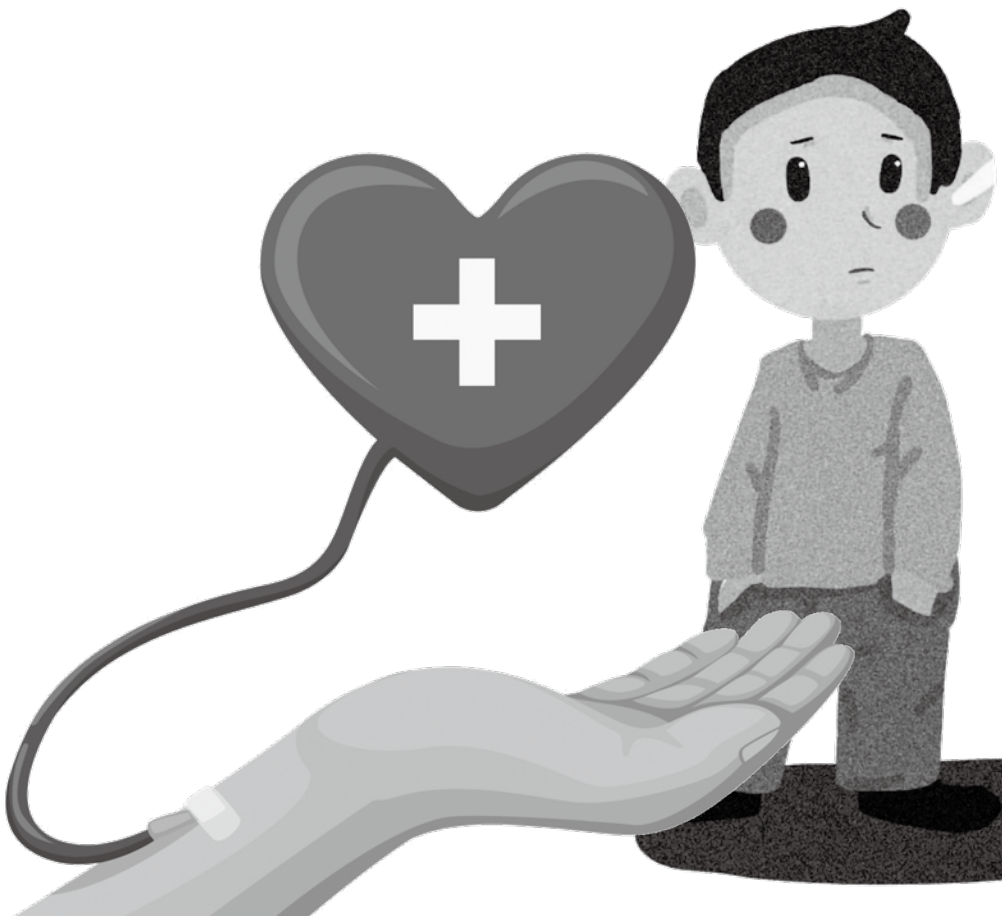
主治大夫是馬來西亞華僑，出了病房後，用南洋口吻說了以下充滿哲理的話：「上天是來考驗我們的，而且還選了星期天。」

我看了他一眼，不知是該哭還是該笑。

解決當下問題最簡單的方式便是聯繫DCES（兒童保護局）並要求法院下令，以對孩子有利的立場為出發點，而在這情況下就是緊急輸注血製品。但簡單的方式並不一定代表是對的，輸血也只是暫時穩定數據，並不能治療根本病因。事實上，輸血本身也有風險，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使疾病更加惡化。

於是我們聯繫了教會長老和醫院社工，也參考了關於治療耶和華見證者類似疾病的文獻，在等待疾病下一步診斷報告出爐前，採取了其他方式控制病情。這些方針包括給予氧氣減低身體對紅血球的依賴、服用利尿劑和血壓藥控制水腫和高血壓、避免出血小心讓孩子上下床以減低意外。突然意識到，若不能依賴醫學課本的內容，腦袋得轉換成另一種模式，眼前難題的確是要考驗我們臨床上的隨機應變。

當我離開醫院，快速開車回到中文學校時，看到孩子們開心在校門前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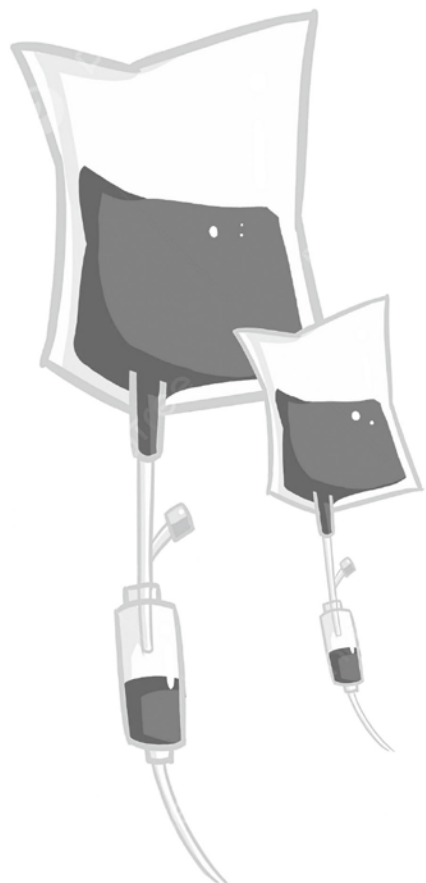


不禁感嘆，都是為人父母啊！所有的決定，不外是出自愛護之心，只希望病童能早日康復。

幾天後，檢驗查出病童患有罕見的免疫性TTP（血栓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和HUS症狀相似但治療方式不同，也有新藥品可以抑制病情，並不一定需要輸血。新藥品的效果極佳，孩童病情好轉，不久後便出院了。

雖然病例棘手，病童父母提出困難的要求，若是醫療人員能將心胸放寬，視野就能更遠。雨過，便天晴了。

【本文原刊於二〇二三年七月二日世界日報「副刊」版】



蕭景紋女士，美國兒童腎臟科醫師，台北出生、紐約長大。哥倫比亞大學和醫學院畢業，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住院醫師並完成兒科專業訓練。現居加州，育有一對雙胞胎兒女。現為世界日報《診間眾生》專欄作家、聯合讀創和鏡文學簽約作家，作品包括長篇小說《洛城愛情物語》、《無解之毒》（網路小說鏡文學）、短篇小說系列「西岸漂流」（皇冠雜誌）、與孟繁露醫師合作長篇小說電子書《病株》（電子書聯合讀創）。曾獲二〇二二年文苑文學獎短篇小說獎。

凌雲御風起

姚遙嶠一文

去年跟兒女們相聚時，他們問起今年我八十歲生日時想要如何慶祝，我說，去做一次飛鳥吧！

西方有個諺語說，人離世時叫做踢水桶 (Kick the bucket)，於是在離去之前儘量把一生想做的一件事列在一張單子上，也就是所謂的「bucket list」，在天空飛翔正是我單子上的「檔事」。

人類一向都羨慕鳥兒們在天空飛翔的自由，最終發明了飛機。雖然坐飛機是上了天空，可是跟真正的飛翔還是差了許多。於是有人就做出了滑翔翼以及跳傘，不過最接近像鳥兒自在翱翔的運動是自由落體，在接近地面時再打開降落傘。然而這種運動需要艱苦的訓練，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好在有生意頭腦的人想出了一個方法，由跳傘專家從後面連體抱住菜鳥們跳入空中，先自由落體十幾秒，然後他打小飛機，機艙實在小得可以，擠入了我們四人就連伸腳的地方都沒了。

飛機緩緩地向西往上爬，飛到內華達州跟加州的邊界時，地上有三個很大面積的太陽能電池場，此時飛機一面爬高一面轉一百八十度飛回Jean的小機場。當高度達到一萬二千英尺時，我身後的教練輕聲地問我：「要跳了，準備好了嗎？」我點了點頭，他就拉開了艙門，讓我橫移把腳伸出機外，說時遲，那時快，我突然感



↑在空中漂浮就像是禿鷹飛翔。

開傘降落到地面，這個項目名叫「Tandem Skydiving」，在美國越來越風行，很多城市都有，我決定在拉斯維加斯參加。兒子、大女兒和洋女婿也躍躍欲試，於是我們四個人一起報了名，預定全家都到那裡為我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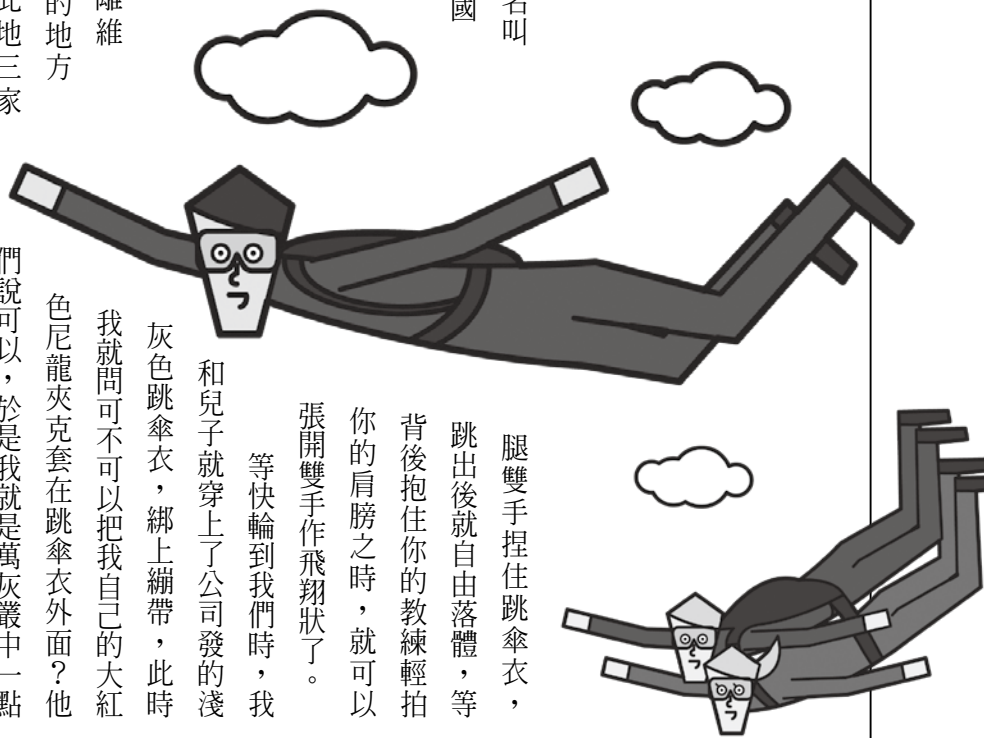
三月六日那天全家在離維加斯約三十英里的小鎮Jean的地方會合，那裡有個小機場是此地三家Skydiving公司共用的場地。有家公司用大些的飛機，七八個人可以一起跳。我用的公司是小飛機，一次只能跳兩個人，於是我跟兒子一組先跳，大女兒和她老公下一組，老妻和二女兒膽子小不願參加。

所有的菜鳥們都要先學跳出飛機時頭向後仰腳後彎的動作，然後在空中要彎到冷冽的寒風吹到臉上，好像有次在冬天到阿拉斯加州，凍風吹在皮膚上如刀刮的感覺，原來我們已經在高空自由落體了，只見地面快速地在眼前放大。

不知道過了多久，教練打開了降落傘，身體就猛地地震了一下，在他的示意之下我就放開了雙手作飛翔狀，此時地面的景色就看得一清二楚。可惜此地只是一片沙漠地，據教練說，以前是在胡佛大壩上空起跳，但不知何故，在四、五年前被取消了，那裡的風景比這兒要好得多。

不知道究竟飄浮了多久？只聽到教練叫我抬起雙腿，就輕鬆落了地，圓滿結束這趟高空跳傘，儘管教練說大約飄浮了五分鐘，但我覺得沒那麼久，彷彿才一眨眼工夫就飛完了。愛因斯坦主觀的時間相對論似乎真的有點道理，這趟飛行真正是意猶未盡。

兒子也很快地跟著落地，他直呼太嚇人了。不久後大女兒和她老公也上了天



腿雙手捏住跳傘衣，跳出後就自由落體，等背後抱住你的教練輕拍你的肩膀之時，就可以張開雙手作飛翔狀了。

等快輪到我們時，我和兒子就穿上了公司發的淺灰色跳傘衣，綁上繃帶，此時我就問可不可以把我自己的大紅色尼龍夾克套在跳傘衣外面？他們說可以，於是我就是萬灰叢中一點紅啦。

剛跳完的人回到廳堂時都是很興高采烈的樣子，問他們好不好玩，一致回答「太刺激了！」再問可不可怕？大多數都說不，卻也有幾個點了點頭，這些回覆令等待的人們既興奮又緊張。

終於輪到我和兒子，兩位教練們拉緊了繃帶，帶領我們上了一架單螺旋槳的空，等他們落地時兩人都興高采烈說太刺激了，比想像中更有趣！

回到拉斯維加斯城裡慶功宴時，大女兒又問下一個bucket list 上是那個項目？我嫌這樣跳傘時間短了些，不夠刺激，下次應該去找一個風景美麗的山頭和海邊去玩滑翔翼 (hang sliding)，可以更長的時間待在天空，更像鳥兒般飛翔。

兒子向來膽子較小，這次硬著頭皮參加高空跳傘，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他聽了我的建議，馬上求饒，要求先給他幾年的時間來平復這回的驚險經驗，全家聽了都大笑不已。

我這八十歲的生日真的是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次！

想起了中華民國空軍的軍歌：「凌雲御風起……」，確實是此次空中跳傘的寫照。 (二〇二三年三月於拉斯維加斯)

【本文刊登於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八日台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姚遙嶠，本名姚志白，退休前任職美國聯邦政府國土安全部核子工程師。雖然是學工程的，但從小喜愛文學，陸續在唸大學時就書寫文章詩詞刊登於報章雜誌。在公餘去涉獵哲學，獲得學位，因此文章中有時會討論人類的願景和遠景以及人類在地球上所該擔當的角色。愛好：讀書，園藝，烹飪，旅遊，運動（尚在打籃球），空手道，氣功。現任華府華文作家協會會長、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理事。

老美的人情味

程寶珠一文

Y MCA的瑪麗亞老師還有一個月就要生產了，她是一個小個子、甜美、年輕的女老師。每週三天教我們這群老人家運動，我們都很喜歡這位有活力又友善的老師。幾星期前大家秘密商量要給她個驚喜，湊錢給她買禮物。最後一節課，負責禮物的學生推了車進來，車上有鮮花、蛋糕和包裝在精緻盒子裡的禮金。老師喜極而泣，打開禮物後，她和我們一一擁抱道別。這次的baby shower讓我想起在美國這些年一件件溫馨的回憶。

一九七七年外子在密西根大學剛拿到了博士學位後，我們帶著一歲半的女兒到奧立岡州，他開始博士後研究，我又懷上了老二，一九七八年女兒前一天晚上剛過兩歲生日，半夜我就得進醫院待產，因搬到奧立岡不久，沒有什麼朋友，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我們只好求救於住在樓上公寓的年輕女孩，平日也沒有來往，半夜第一次求救，她立刻到我們家來替我們看顧兩歲的女兒，先生帶我去醫院生產。還好我的兒子四個多小時後就出生了，那時已經是清晨，我先生趕著回家，女兒醒來看不見媽媽，爸爸，哭得淚人似，鄰居女孩很耐心地哄著不停哭泣的小女兒，真難爲了這女孩，我由衷的感激這位年輕的鄰居，在我最需要時伸出援手。

因為我們的健康保險只允許住院兩天，抱著小寶回家，家裡還有兩歲的女兒需要照顧。外子不善廚藝，返家後，還得自己下廚，只有在第二天，一位我先生的美國同學太太送來一道熱騰騰的菜，此時此刻這是最美味的菜餚，也是最溫暖體貼的禮物。

居住於密蘇里州時，對面的鄰居非常熱心，當我們出門時他們都會替我們看守房子，郵箱倒了，立刻來協助修理。他們家有漂亮的庭園，男主人常常在前後院勤勞地整理，春暖花開時節，他們家園內花團錦簇，確實賞心悅目，因為我和外子均不善園藝，我們院子裡的玫瑰花，開了一季就枯萎了，當他家院子裡玫瑰花盛開時，我常稱讚，羨慕之情溢於言表，他偶爾會剪幾朵玫瑰花送給我們，我可以插在瓶中欣賞。我家前院一棵日本紅杉樹，樹枝張牙舞爪，他看我們實在沒救了，就自動來替我們修剪。真是守望相助，遠親不如近鄰。

當我女兒生第一個孩子時，同事們給我一個別開生面驚喜的Baby Shower，蛋糕上還有中文字「祖母」。他們送我外孫很多嬰兒用品。同事們的細心熱情令我非常感動。

工作十年的紀念日，上班時突然有人送花給我，我還以為從來不記得任何重要日子的先生怎麼會突然開竅了，打開一看原來是善體人意的女老闆送的。那天心情愉快，工作也很起勁。

我決定退休後，同事們組織了歡送會，得到了許多禮物，我一邊拆禮物，一邊淚流滿面，心中充滿著感謝和不捨。其中有一條電毯，冬日蓋在腿上看書，常會懷念過去朝夕相處友善的美國同事們。

一件件美麗溫馨的回憶，深深體會到美國人的人情味，溫暖了身處異國的遊子心。



維加斯。

程寶珠女士，字友君。畢業於淡江大學英文系，來美後獲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校區學士學位，主修會計。曾就職於華盛頓大學，做會計工作二十年後退休。週日服務於「聖路易中文學校」將近四十年；擔任教師、董事、教務主任、副校長和校長。曾任北美聖路易路易分會會長。喜好繪畫、古典音樂、歌舞劇、攝影、文學和寫作。現居拉斯

兒子送我的生日禮物

龔則韞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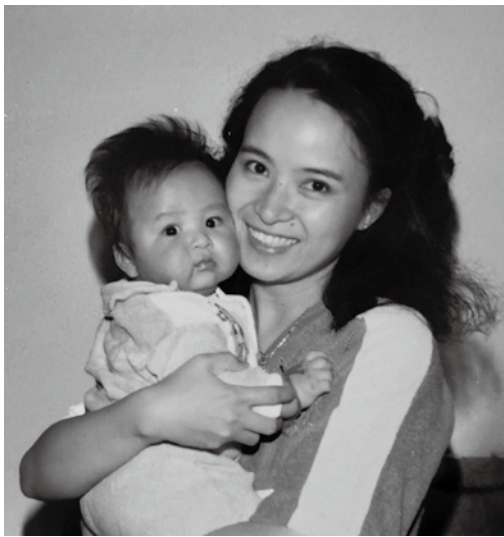


美國過了十一月底的感恩節，商店就開始促銷聖誕禮物，到處充滿聖誕裝飾，收音機和電視機都是聖誕歌曲，我的生日是十二月，總是被聖誕節淹沒。小兒靖靖事先告知帶我出去吃飯，但細節保密。他五點半下班回家，帶來裝有十二枝長徑玫瑰花的大花瓶、兩張生日卡片、一個大氣球。六點一刻開他的白色寶馬

跑車出發去華府特區城中心（City Center DC）看聖誕燈飾，在入口處路旁泊車。

我問靖靖：「現在就去吃晚飯？」他說：「啊，不是，我們要盪馬路一個多小時，等餓極了才去吃大餐。」我瞄他一眼，「好吧！走」呵呵，幸虧穿了低跟鞋子的我，如先知般有備而來。

我是路癡，只能跟著他閒逛，此時名



↑襁褓中的兒子江靖和少婦的作者。



↑現在的兒子江靖和作者。

牌店都已打烊，但是行道樹都纏滿小燈泡，滿街的黃澄澄燈光，一樹又一樹匯成燈海，像黑夜裏的黃金，無言的華美、神聖、莊嚴和輝煌。遊人如織，有情侶、閤家歡、老年夫婦、朋友，處處笑聲，夾雜照相咔嚓聲，然後我們走去七街中國城入門處的牌坊，接著經過巍巍聳立的國立詩學藝術館，轉角處是攤販集市，燈火通明，音樂震耳，美食流瀉，客人摩肩接踵，每個角落都散發節慶喜氣，高大的JOY霓虹光和麋鹿立體雕塑前排滿照相的大人小孩，歡騰跳躍。靖靖拉著我拍照，只及他肩膀的我咧嘴大笑，看手腕的PHONE說走八千步了，噓，好厲害！

八點十五分走進CRANES（鶴）餐館，靖靖訂了兩人份歐碼咖色（Omakase）套餐，意指廚師無菜單即興料理，共端出十道精緻的菜肴，其中的金針菇湯、明蝦沙拉、鱈魚魚籽燴、小牛

排、鴨脯肉、豬肉卷、天婦羅、鮮蚌條、炒米線、巧克力慕思，令我味蕾翻騰躍躍，像坐蹺蹺板或過山車。因為是廚師的即興菜，日後若複製，色香味也會大不相同。

我看著眼前的ABC帥哥，他一向話不多，卻一反常態跟我細細解釋每道菜的內容，他說：「媽咪，平時都是您照顧我，今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照顧您！」意外會表現溫柔體貼，這大概是能說出的最佳美言賀詞。回想他十六歲時參加美國台灣代表處婦女會母親節徵文比賽獲得第一名，其中有一段說他嬰兒時好吃煮爛的洋葱絲，隔天全身洋葱味，猶如一棵大號洋葱，惹得媽媽著急找醫生；還說他生病咳嗽時，媽媽坐在沙發上抱著發燒的小嬰兒徹夜貼胸睡，他才痊癒。頒獎典禮時幾位媽媽評審員致詞，說，含著淚眼微笑看完他的文章，認定他是母親的極品小天使！

時光忽忽飛逝，小天使長成大天使，小手變大手，保護媽媽過馬路，為媽媽添衣加服，開車送媽媽去陌生的地點，陪媽媽去買菜和逛街。

記得他出生的那一刻，深邃的瞳孔裏有我的臉，瞬間，母愛如火山爆發，熊熊

火焰融化了我，擁緊那個纖小身軀，在人生的長廊中再也沒有鬆開過。二十一英寸的小靖靖長成六英尺的大靖靖，就是此生天神給我最好的生日禮物。

吃完最後的3D巧克力慕思，服務人員送我一片芝士蛋糕，上面點著蠟燭，我許下心願，希望因為身體違和而留在家裏的先生早日完全康復，眼前的大帥哥前途無量，織出一片錦繡前程。此時是十點半，追著天上「火星伴月」回到家已是十一點，從冰箱取出他帶來的奶油蛋糕，同他爸爸匆匆給媽媽唱完生日歌，帥哥必須立刻回自己的公寓，只好放回冰箱，留待隔日再吃，幸福的漣漪，盪啊盪，無邊擴大。整晚的點點滴滴，記憶與時光交錯、交融、交響。

該夜我美美地進入夢鄉，夢到抱著襁褓中的嬰兒，少婦的臉上漾著微笑，哼著「睡覺啊，睡覺，小星星眨眼睛，大月亮



【寫於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馬里蘭州，原載於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世界日報「家園」版】

笑眯眯，雲朵像棉花，睡覺啊，睡覺，嬰兒的小胖手抓著少婦的衣襟，甜甜的，安心的，微微張著小嘴，眉頭皺了一下，好像做了一個夢。



龔則韞女士，臺灣出生長大，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博士，從事生物醫學科研究，現任資深研究員和教授，有專利和英文著作。業餘嗜寫作、閱讀、音樂、戲劇。曾任華府國建會副會長、華府作協會長、北美作協秘書長，現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曾獲海外華文著述獎、美華日報小說二等獎、美國國家詩學圖書館編輯選拔獎、漢新文學會文獎、北美洲文苑文學獎。中文著作有：《荷花夢》、《約會》、《芳華路上》、《孟德爾》、《達爾文》、《十種抗癌排毒蔬果》、《你吃對維他命了嗎》、《不生病吃法》。

人生是一首音樂

宋久瑩一文

「記得兒子青少年時代有一次很不耐煩地對我說：『妳爲什麼總是談人生？不能像別人的父母一樣談些生活三口上的事，像電影、電視、球賽嗎？』我當時一怔，自己真的那麼喜歡談人生嗎？」

兒女成年後，體認到生活與人生分不開，他們也喜歡和我談人生、談夢想。與孩子們談話的過程中，我遊走於人生不同的階段，與他們分享初老的人生經驗和感悟、傾聽年輕人的情懷和夢想，青春的熱情和勇氣不時會照亮我在光陰隧道中蒙塵的初心，帶來啓發和激勵，讓我回顧生活，以不同的角度和觀點來思考人生。長久以來，我總會將人生比喻爲一場旅行（Life is a journey.），直到有一天女兒分享了英國哲學家艾倫·瓦茲（Alan Watts）的一個視頻短片《人生不是一場旅行》，讓我有觸動，對人生的看法有了新的感悟。

瓦茲的演講中說道：「我們的『存在』，物理的宇宙，基本上是有可玩性的（playful）。『存在』不是必要的，它沒有什麼地方要去，沒有一個需要抵達的目的地。」他的論點中指出，我們的文化和教育中充滿了設定的階段和目的，因此人們從小便心急地從一個階段奔向下一個階段、從一個目的奔向下一個目的地，當我們眼裡只有目的地，一路上便會錯過人生過程中的樂趣和意義。瓦茲以音樂的形式來解說人生本質上的「可玩性」，彈奏樂器是沉浸於音樂演奏（play the music），



↑英國哲學家艾倫·瓦茲。

跳舞是專注於舞蹈（dance the dance），而不是一心追求音樂和舞蹈的結束爲目的。

瓦茲原文中的「可玩性」（playful）很難找到貼切的中文翻譯，並非遊戲或玩樂人生的態度，而是將人生過程當作一首音樂，以演奏音樂的心態生活。

旅行的樂趣是旅程本身，而不是急奔於達到目的而結束旅程；如同在音樂演奏中，我們聆聽享受每一個音符和旋律，而不會將樂曲的結尾當作是作品的意義。人生如音樂，在生命樂章播放時，我們應該盡情地演奏、跳舞與歌唱。

女兒正處於轉業階段，年初辭去高薪的白領工作，在一個小花店打工學習，想成爲花卉師。放棄數年專業的工作經驗和優渥的薪資，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沒有學歷和專業訓練，一切只能從基層學起，女兒又是興奮又是徬徨。情人節和母親節花店生意興旺，因爲店小人手不足，她每天工作十六小時，還要開車四處送花，有時花瓶翻倒在車中，水流滿地、花葉散落、忙亂心急的狀況下發生了幾個小車禍。對女兒這淚水汗水交織的轉業過程，我感到心疼卻愛莫能助。女兒仍然堅持：「媽媽妳看這些鮮花多美，看到它們我就好快樂！」

在花藝活動中，女兒擺攤賣鮮花、自製的乾燥花，和乾燥花做的手飾。午後夏陽炙熱，怕嬌嫩的鮮花被曬壞，女兒不時給花兒澆水，隨著陽光轉移的角度將花朵移至陰涼處。鮮花賣得不好，我說：「大家都不願意買鮮花，因爲很快就凋謝了，不如多做些乾燥花好賣。」女兒正蹲在地上整理花朵，她抬起頭，年輕的臉龐曬得紅紅的、眼睛亮亮的：「我喜歡鮮花，它們有生命！從含苞待放到盛開，鮮妍芬芳，展現最美麗絢爛的生命，鮮花綻放散發的美充滿生命力，乾燥花和人造花是不能相比的。與鮮花工作讓我學會欣賞生命綻放的美好，雖然花朵會凋謝，就像人生和人生的許多事也不是永恆的啊。」

年輕時曾讀到一段文字非常喜歡，其中兩句：「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終生喜愛的工作。」放棄一條平坦安穩的事業路徑去追求夢想，需要熱情、勇氣和堅持，女兒走在這孤單又艱辛的追夢路上，摸索方向和尋找目的地的過程中，她難免徬徨失意，艾倫·瓦茲的人生哲學鼓勵著她。

瓦茲的論點是反對我們的文化和教育設下許多級別和目標，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畢業後進入社會工作，努力達到目標、獲得成功。他說：「我們用旅行的比喻來思考人生，一個征程，一場遠征，有個嚴肅的目的在終點等著我們。在我們這個心急又充滿目的性的文化裡，我們總是忙著讓自己更快地達到目的地，直到我們消除了起點和目的地直接的距離……我們消除了距離，也就消除了旅程，但是旅行的樂趣是旅程，而不是消除旅程。」

瓦茲以音樂做比喻，在音樂裡，人們不會說樂曲的結尾是作品的意義。如果結尾是音樂的意義，最優秀的指揮家將會是那些演奏得最快的人；也將會出現只寫尾聲的作曲家。人們到音樂會去只是為了聽一聲劈里啪啦的弦聲，因為那是尾聲。

其實有目的並不是問題，如果在達到目的的過程中能夠專注於過程中的每個片刻，不論是享受、學習或工作，以演奏音樂的方式生活，換句話說就是活在當下，當我們真誠地生活，過好每一個片刻，片刻串成的人生自然會很美好。

從幼小的孩童身上可以看到「生活的可玩性」(Life is playful) 最好的例證，孩子們專心畫圖、唱歌、跳舞、玩耍，他們活在當下，不回顧過去、不計畫未來。童年是一段沒有目的的自由時光，全心投入於當下，孩子的生活是玩耍、玩耍是生活，因此回憶童年時光總是讓我們感到快樂又甜蜜。

成長過程中，我們丟失了珍貴的童心。瓦茲提醒我們：「人生是一首音樂，不是一場旅行。」

我們自己作曲、自己演奏，將生活的每一個片刻譜成音符，將一串音符組合成一個小節、連接個個小節譜出一個又一個樂章。我們認真譜曲、專注彈奏，旋律時而柔情、時而激昂，有歡欣、有哀愁，聚精會神演奏生命的樂章，精采、充盈，悲歡歲月、活在當下，直到最後的弦聲響起，我們精采地奏完生命之歌最後的尾聲。

【本文刊於二〇二一年九月二日(星期四)世界日報「副刊」版】

普通人的傳奇

汪曉凌一文

兩年前爲了健身減肥我報名了一個芭蕾舞課程。剛進排練房，只見一位銀髮老太瘦小的身軀屹立在教室中央，拿著話筒，回頭對我輕輕一笑，清晰的輪廓，精緻的妝容，略帶高傲的神態，她說：「你第一次來，多看看，不急。」這跨世紀的美貌瞬間將我怔住了，她就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芭蕾舞明星，原紐約芭蕾舞團首席 Lois Eilyn，算起來她已九十五歲了。我對自己說 I am so happy coming back。但該死的疫情使我一直未能回去上課。

直到二〇二二年初重返課室，發現老師已換人了，Lois 已於去年夏天九十六歲時過世。一位資深學員告訴我，Lois 一直獨居，無兒無女，收養了幾隻貓，她的全部生活就是這個六十年前她親手創辦的芭蕾舞課室。她生命的最後幾年，已無法自行開車出門，全靠朋友和學員輪流載她去超市，美髮店，飯店。然而 Lois 依然獨自撐起這個芭蕾舞工作室，直到去世前的幾周還在忙著教學和編排舞劇準備演出。排練房旁邊的小房間內擺放著她遺留的物品在拍賣。從東方風格的屏風，法式古典坐椅，到精緻首飾盒，茶具等，每一件都散發著光暈，訴說著 Lois 生活的細節。站在大得有些空曠的排練房裡，我仔細環顧四周，幾個學員已在把杆旁熱身，Lois 留下的三隻貓懶洋洋地躺在教室一角，陽光依舊從百葉窗縫隙裡一縷縷照進來，一切還是老樣子，只是不再有了 Lois。

一生鍾愛一物，一生堅守一事，直到最後一秒……這就是傳奇。謹此紀念與我有過一面之緣的 Lois Eilyn。



汪曉凌女士，華爾街資深投資基金經理，特許金融分析師。獲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工程碩士學位。現居美國加州。自幼酷愛文學與舞蹈，曾任四川青少年作家協會會員及四川省電視台舞蹈演員。在海內外報刊雜誌發表過多篇文學作品。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員。



銀行的烏龍行為

鄭敏一文

最

近發生的烏龍事件，連我們的國防工業信用合作社工作人員皆說是「從未見過的案件」，而此案件也讓個性緊張的外子擔心錢不見了而失眠了數夜。罪魁是我居住地區的摩根大通銀行分行工作人員的疏忽，其西裔女經理從未道歉，不承認屬下失誤，謂只是電腦作業出了問題。

起因是七月二十六日拿信用合作社我個人的一張大額即期支票去摩根大通銀行（Chase Bank）存，以為幾天後可在銀行辦國外匯款。之所以把錢轉到銀行辦外匯，

乃是因為在美國的信合社多年來政府不再准許其可以承辦國際匯兌的業務。這一天銀行櫃檯員收我支票在處理時我問他：要過幾天我才能動用這存款？回答九天後。我立刻告訴他不存了，請取消這支票存款！行員立即把信合社支票還給我，當下我以為這筆存款已註銷。接著問他「我若拿Cashier Check現金即期支票來存得等多久？」回答得等三至四天。這三天數斷絕了我從信合社轉移款項入銀行的舉動。馬上電話聯絡摩根大通另一專作投資業務的承辦員，囑咐他把我一個一直虧損的投資帳戶關閉，把餘額轉到普通支票戶頭；隔天我前去銀行辦妥了國際匯兌。

七月三十一日在家上網查看信合社的存款，驚見在七月二十七日被扣了那張事實上已在二十六日註銷的支票，被用來支付了摩根大通銀行。立即奔赴分行查詢原因，工作人員電腦調查後謂八月一日若不見有那筆大額存款入帳，再來銀行找經理詢問。八月二日下午收到摩根大通在外州的客服中心主管簽名的道歉信，謂因分行處理錯誤對我造成不便致歉。隔天我去電客服中心詢問其如何補救這錯誤？在久等後我抄下其姓名的此中心之工作人員回答：經過仔細調查你在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時之內會收到退款。在八月三日、四日不管是信合社或大通皆不見退錢記錄。四日趁分行尚未關門前只好再去找西裔女經理查詢，她影印了客服部門道歉信及信合社在七月二十八日支付的影本，答應會調查之後回覆我，還點明：七月二十六日妳若拿他行出具的即期

現金支票來存，第二天就可動用。結果她八月七日午後來電，聲稱銀行並未收到錢，要我去信合社辦書面申請把錢轉回。到了信合社但經辦小姐謂不需辦書面申請，她會處理，但得花數日才有結果。等到了八月九日仍然不見哪一家金融機構有退還款的記錄。我及外子得到結論「面談無效、需書面說明詳情去力爭」。把信寫妥欲掛號寄給大通銀行客服部門，並在十日上午親自交信的影本給二家金融機構已會面了數次之面談者。大通銀行的分行女經理看了信後終於承認銀行是有拿到信合社轉給的錢，但其銀行不能自行還款給我的信合社，我得親自去信合社辦書面申請！馬上再奔去信合社，承辦女士仍不認為我該填申請表。我們以書信力爭，此雙方終於以電郵認真討論，並於十一日下午分別來電告知：妳的鉅款已由大通退還，錢入了信合社！

這大通銀行的烏龍行為使我多次奔波，也損失了二個星期的利息收入！若要提告會繼續費神費力，只好自認是流年不利而自認倒楣了。



鄭敏女士，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轉商學系畢業後貿易公司工作。一九八二年來美於會計師事務所負責公司行號帳務及報稅處理；工作之餘赴州大或社區學院進修英文、商業法規和房地產等課程。歷任天主教醫院資深會計、醫檢機構會計主管。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終身榮譽會員。

由小故事論不忘初心

薛永康一文

最 近看到一個短片敘述兩個小男孩互動的故事；一為白人，另一為非法移民，即使素昧平生但兩個小孩一見如故玩得起來，直到白人小孩的母親，一個對非法移民仇恨的當地居民出面喝止，謂非法移民皆非善類，不要與他們接觸。

白人小孩和他的母親是兩個極端；一個懷有赤子之心而另一位帶著有色眼鏡！赤子之心不外佛家講的人人皆有的「佛性」只是後來被自己的感官蒙蔽！這個「初心」例如慈悲心，就是如同儒家講的「人之初性本善」。

如果人人都有「初心」，這位白小孩的母親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在什麼環境下把她與生俱來的善心轉變為充滿了仇恨？筆者有以下看法。

美國崇尚言論自由，缺乏自律的一些社交媒體為了收視率可以造謠生事，謂二〇二〇選舉不公但無實據為一例。再者，美國兩黨極端對立，政客為了私利無所不用其極挑撥離間以致誤導選民。目前由於移民日增，白人相對減少，白人至上組織藉此傳播仇恨。至於極右的宗教團體也是固執己見誤導信徒！當然，不當的家庭教育也難辭其咎，例如這個故事中的母親灌輸她的兒子對於非法移民的仇恨！這些都是由於人類的五官接觸到的環境造成的結果，如何對峙，拾回失去的初心呢？



De-programming 是消除邪教教徒不當的想法，雖然不易但是可行。面對社交媒體以及政客的誤導，以正視聽的作法是需要聆聽無黨派而能夠客觀的媒體及智庫報導、親近佛家所謂的「善知識」，例如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以及善心人士，向他們學習！當然，家庭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環，上樑不正下樑歪，父母需要具備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以及智慧去教導子女，以身作則讓他們的善良初心不被不良環境影響而能繼續成長！

【本文刊於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世界日報「讀者論壇」版】

股神巴菲特教導勿濫用金錢

薛永康一文

中 產階級醫療負擔重，近百分之七十七「亞裔欠債」是世界日報八月二十二日的標題，非裔百分之三十八比率最高，拉丁裔次之。很難想像亞裔多為精打細算、有存款習慣的中產階級會有人不敷出、積欠醫療債務的困境。

「Zero Sum Budgeting」是理財上的

一個「零和博奕的預算」理論：試舉一例，如果月薪為三千元，除去一千元為房租，其餘數二千元就需分配到各項支出，到了月底預算用盡為零元。也就是說：在每月的固定收入下，如果房租超過過為一千二百元所餘只有一千八百元就得重新調整善用，否則到月底就有赤字！

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一個專訪中提出「十二項窮人花錢的地方」筆者在以下總結巴菲特的看法，同時也例舉在加州工作三十年觀察同事、顧客、客戶等，他們如何用錢的見證。

（一）靠信用卡過活：筆者有不少同事每個月只能付 minimum payment！殊不知那多只是付利息錢，如果繼續舉



債，債款只會增加，永遠付不完。

（二）緊跟時尚：花錢在每一個新款電子器具、手機、衣物以及保養皮膚產品。

（三）購買新車：其保險、執照等以及折舊率高。巴菲特建議買二手車。

（四）抽煙、賭博、外食、酒吧俱樂部。這些壞習慣所費不貲！

（五）支付不用的健身房費用以及不閱讀的訂期刊物。

【本文刊於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世界日報「讀者論壇」版】



↑股神巴菲特。



薛永康先生，淡江大學英語系畢業，Pepperdine University 工商管理碩士，加州執照會計師。曾任職航太公司財務分析師，土木工程公司成本控制主管，國防部國防承包商稽核員等職。在求學時，曾任石器時代樂團和時光合唱團主奏吉他手。在南加州應邀加入夢幻樂隊，在大專校友會及各種場合演出。退休後喜好寫作，文章常在世界日報論壇版及家園版刊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終身榮譽會員。